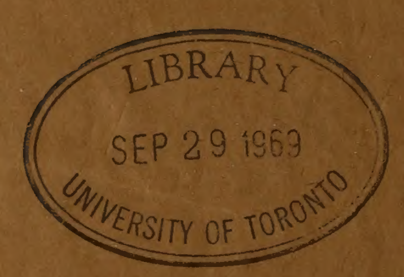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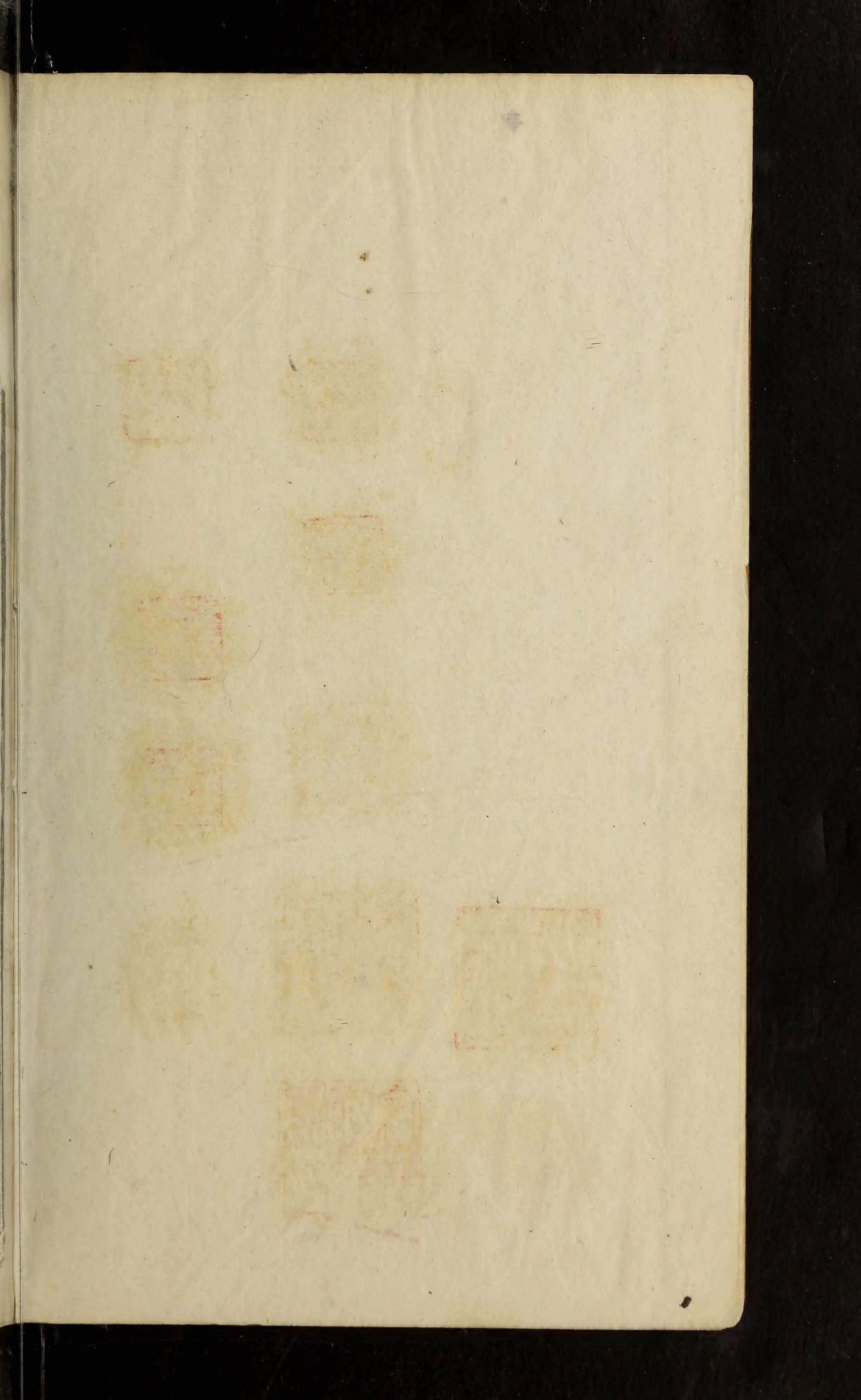

LIBRARY
SEP 2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新刊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序

夫邑之有志。猶歷代有史也。邑志之有前明康殿撰對山武功志。猶歷代諸史之有司馬氏史也。對山蓋以史法為志法者。讀遷史則知斯志之善矣。然此特論其文。而經濟之學。實載於中。未嘗以文掩。予自弱冠時。即聞秦多名志。而對山武功志人皆推為第一書。丁丑秋奉

命來邑。取其志讀之。僅七篇。初疑為簡。竟讀。始知其不可增。地理自有邰氏肇封。迄於勝國數千載。沿革與夫川原古蹟。不俟煩言。歷歷可考。顧以風俗終。殆謂移易者責在邑長爾。志建置次第井然。官署外獨於學校興復加詳。長斯邑者得不亟為急務歟。事神為治民之典。故祠以祀之。有修葺必書。示主祀者知所敬也。若夫地闢民聚。賦役有經。而官志撫字。吏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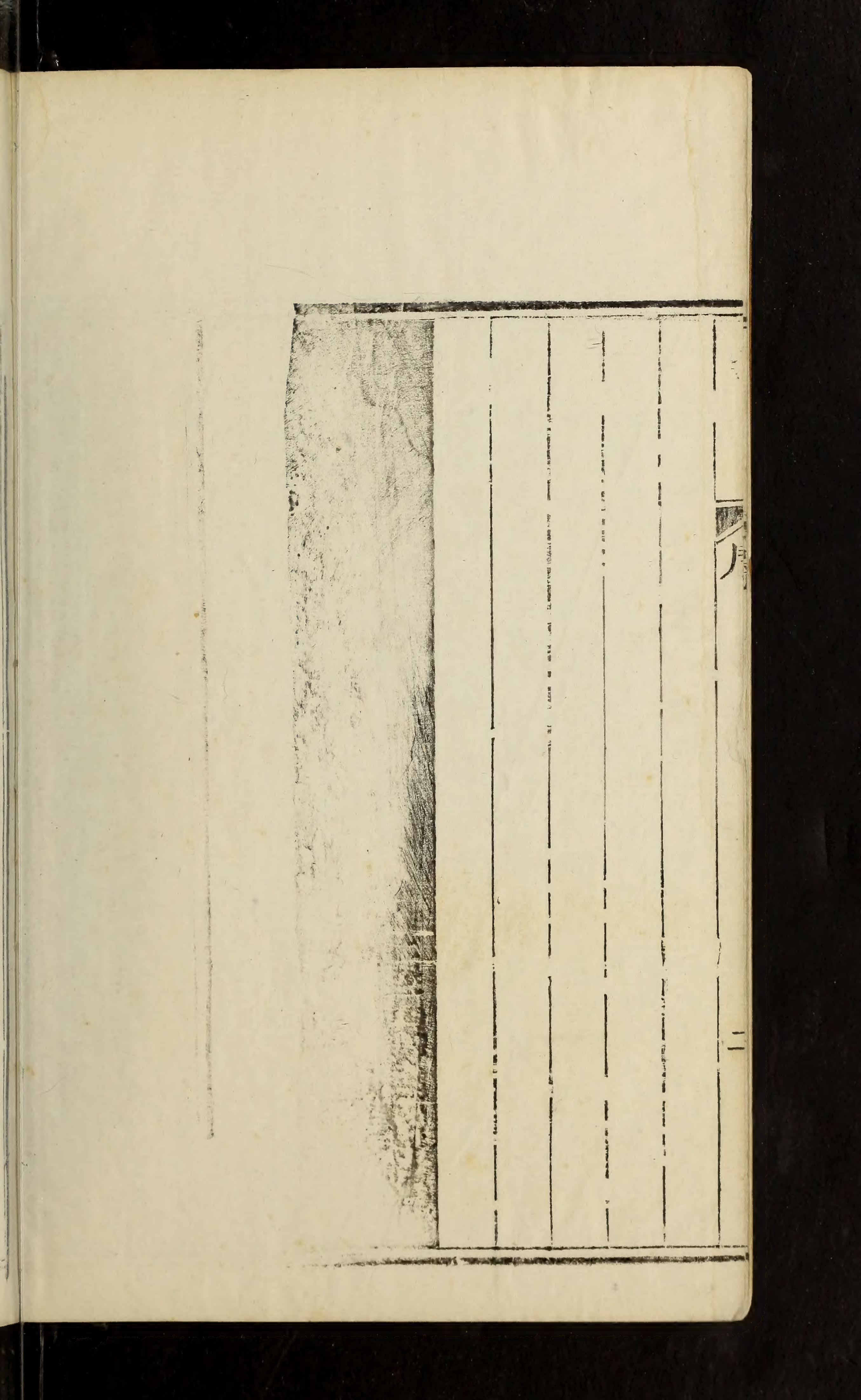
貪求豪强任所低昂物產因而虧竭民力奚支言之洞然惻然使人一披覽傷懷者田賦志也思深哉是篇親民之官允宜三復官師志善惡並列足爲勸懲令讀者慕且懼焉斯非當官之炯鑑耶人物選舉二篇可互觀至其賢才輩出科第聯翩必歸諸政教則言外之意可思矣要之七篇義法原於龍門而經濟名言胥關治理於乎此志之所以善哉予膚學無能叨荷

聖恩簡用承乏名區五載於兹自慚碌碌報稱何由每讀斯志法戒分明知爲切要之編可借以策其未逮所憾魚魯混淆更或黠竄動移失其本色耳在籍太史孫酉峯先生覓舊刻細爲校讐正其謬闕其疑加之評註有年矣而志之善乃益章焉予求觀之遂付梓以公諸同好者嘗不徒取其文而遺其

所載視爲飾輪轅之虛車也。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重陽前一日知武功縣事長白瑪星阿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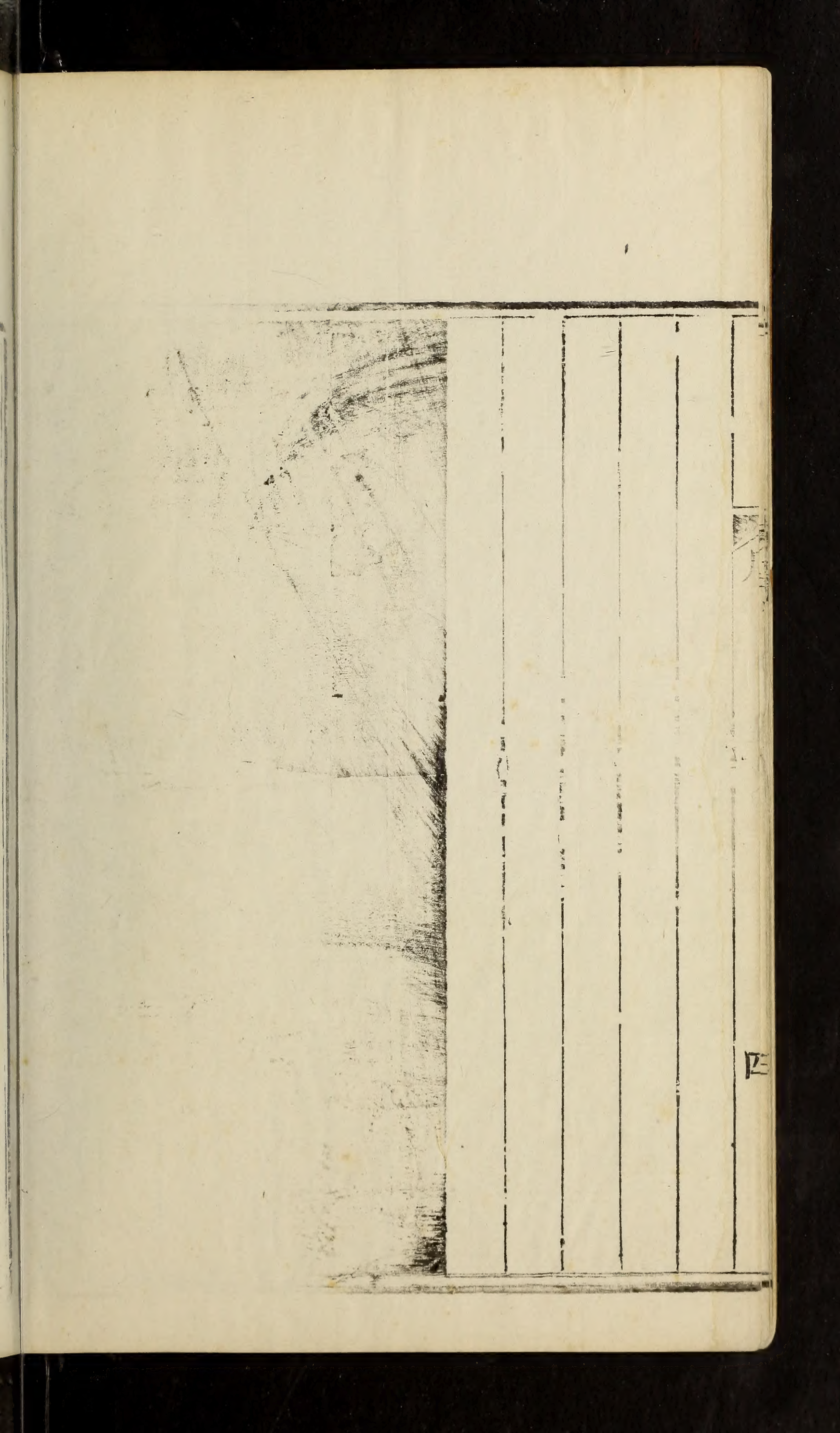
新刊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序

自對山康先生著吾武功志七篇。世之讀者莫不稱善。予讀斯志數十年。好之甚篤。竊謂先生實史才。以史才而見於邑志。宜其志之法。扶世教。正人心。埒於良史。而傳之獨可久焉。豈以文哉。然豈不以文哉。或謂先生史官也。故以史體爲志。體是第見其官師篇美惡並書。別於他志。而於七篇無筆非史法者。殆未之悉耳。夫志之與史。偶殊者體也。而無不同者法也。有其才。則有其法。體之同否。可盡拘歟。先生作志時。解史局已十載。試觀七篇中。地理、建置、祠祀、田賦、選舉五者。視史體復何殊。惟官師人物。義不當假史官褒貶之權。而官師人物之列於前史。如酷吏趙禹毛若虛。其行又誰能隱之。即明代官師。亦自有不能爲之隱者。則先生之於美惡並書。非僭也。然非後人所易效。至於明代科貢人物。有褒無貶。與

史體畧殊者在玆。故曰志者史之餘也。涇野呂氏云。康德涵漢馬遷之才。學之博猶未逮。此爲深知先生語。學者不知遷史之法。烏知斯志之即史。知遷史之法。而徒事摹擬者。亦烏知斯志之爲史法史才。而不襲遷史之貌耶。於乎善哉。已往者讀之。可以識政。未往者讀之。可以勉學。而沾丐所及。則更有資於攻文者。可由此而問龍門之津也。斯誠邑乘之極則已。原刻無藏者。翻本多豕亥相淆。而予尤病其失作者本色。嘗從事校讐。欲復先生之舊。近得張子萊峯所藏善本。與他刻相參。爰正其訛謬。闕其所疑。而又以素所管窺者。妄加評點而畧註之。自知謭劣。不足測斯志之妙。遠亦聊記予數十年讀之之功。俟後之讀斯志者。因予說而細論焉。原序二。跋一。新增趙子函序一。諸家評語附序後。命次子巒錄而存諸篋。時已卯歲夏五月也。今年秋七月。明府敬齋瑪公。刻先生集

方竣。即欲續刻斯志。予重明府留意於斯而非若予之徒好其文也。遂樂與可為訂之。而請正於世之同好者。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九月丙申邑後學孫景烈書



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後序

明數元康對山著武功縣志七篇。簡而有體。質而彌文。辭直而事核。善惡並述。以寓勸懲。無虛恢。無隱避。爲實錄而近理。論者比之太史公書。夫是固記載之極軌。志乘之標則也。顧歲久漶漫。已亥難稽。乃翻刻時復有從而點竄動移者。於虖。對山之志。其非先書久矣。西峯先生者言輒及之。爲形歎息。適余家中故有所藏原刻善本。遂取以詳校而訂正。用還對山之舊。而七篇復成完書。更以其平日所獨心得。或參考諸史集者。爲評且註也。邑侯瑪公刻對山文集既竟。因續付梓。匝閱月而工告竣焉。昔王新城歷數秦中名志。獨以武功爲第一。而凡他著述家。皆莫不亟稱其美善。今且復得西峯先生評註。俾後之讀者作者。咸知法焉。遑究識其嘉惠之心。蓋亦曷有窮極也。至書中義法之精深。體例之微密。已具詳

先生與邑侯序中。故第爲識其顛末如此云。

乾隆二十六年歲在辛巳冬十月望後五日邑後學張洲彙峯書

新刊康對山先生武功縣志卷首

邑人孫景烈孟揚評註

長白瑪星阿景謙參訂

邑庠生 耿性直伯正 王應槐兆三 孫景熙季揚 何瑞雲卿 仝校

武功縣志原序

予嘗兩至武功。涉漆。釣灉。陟雍凪。遊鳳麓。渡渭而尋太白終南之奇。北顧九嵕諸山。則見碧流襟帶。翠巘拱護。珍木蔚薈。灝光組繡。風氣翕乎四來。龍虎儼而交應。未嘗不臨景命筆。而羨斯地之靈也。及予訪后稷之墟。覽唐太宗之舊。問蘇子卿之允。參張橫渠之象。誦康尚書之勳。然後知斯地之教。而對客談山。言未或忘之。夫美祿不發撓揄。修松不挺掊拱。斯已然矣。若乃楨高而築墻不纖

陳烈當作王烈陳烈見宋史隱逸傳王烈字彥方太原人
祠祀下遺田賦當云田賦先古而後今

表正而式影夷端則求諸祠有政教者焉夫后稷政之祖橫渠教之宗官無后稷之心者皆忍夫師無橫渠之志者皆債客如[illegible]哉之有托即政教之咸與緊茲人物有不恒茂者乎雖然政不必[illegible]官識法者即可立教不必皆師見道者即可端故陳烈之政亦[illegible]太原紹騶之歌能教齊右武功之志凡以憂夫此也志七篇[illegible]約而不漏建置則而有據祠祀先今而後古官師直書而勸誡[illegible]形人物之志浩乎其無窮也君子於是乎思古於是乎徵今於[illegible]乎開來其志已勤矣選舉崇義而黜科蓋志之良者也學者觀[illegible]志目亦思過半矣是志也撰之者吾友康子德涵刻之者邑侯[illegible]蜀瀛王仲則斯政教也爲有歸矣正德己卯冬十一月甲寅涇野

呂柟書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記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甚粲然明備今

大復集 作□

口戶大復集作戶口
地歆由狹而廣戶口由寡而衆
例未可云
降本流末
大復集作民

具其叙事類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夫先王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術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叙九疇詩陳列國采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對化追俗爲制以施于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學其始未嘗弗一致迨于風尚澆淺而德實靡波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擁而生利蹙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康子之書其地歆則由狹而廣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則由富而貧地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愿而騖風俗則由厚而漓吏治則由良而姑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委亡弗降本流末廢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正德十四年己卯冬十二月五日大復

明人汝南何景明撰并書

重刻武功縣志序

昔在漢蕭相國入秦。先收圖籍。說者謂圖籍即今中秘書。而余謂不然。三代詩書。已盡付祖龍之炎。安所得中秘書而收之。秦所有圖籍。不過山川道塗之廣狹。郡國人民之增減。紀綱風俗之上下。然則今志之類耳。蕭相國汲汲于此。以輔成四百年之治。魏晉而後。皆不能及。則相國之識周也。相國所收之圖籍。以爲與今之志又異。古之志。非狐之直。卯明之核。不以操觚。故其文多可存者。而今之志。博雜不足。其弊俚褻貶無當。其弊妄甚者狂心謾舌。褒訟紛紜。倘令在漢。不足以當蕭相國之一盼。而又何收焉。明興百有餘年。人文蔚起。當弘正時。有康先生德涵爲首倡。顧獨偃蹇側錮以死。而以其華袞斧鉞之權寄之武功之志。然則康先生之志

即古之良史。不是過也。康先生之志愈益著。評者至謂爲今郡邑志之宗。而板本雖存。不無追蠹之恨。又其後百有餘年。而許侯實來。適漆水。循雞原。弔康先生之里。而首求康先生之志。慨然表章之。然則許侯之刻康先生之志。即古之良相。又不是過也。夫今天下有一統志。諸省有通志。諸郡邑亦各有志。作述代興。莫不家董狐而人左氏。而歷世未久。銷亡幾盡。顧安得爲志者皆如康先生。今天下之牧綬而稱長吏。送往事居。緇塵絡繹。其遷者後稱穎川。其謫者咨嗟即墨。而核其圖籍。百不舉一。顧安得爲郡邑者。皆如許侯。以是采之太史。上之相國。于以觀其山川道塗之廣狹。稽其郡國人民之增減。攷其紀綱風俗之上下。以襄成聖天子之治。比隆炎漢。而後知康先生生。與許侯兩人相遇不虛耳。余不敏。竊慕康先生久矣。而又與康先生之孫禹民萬民友善。固

得論著其意。以示後之讀康先生之志者。盩厔趙嶠撰

諸家評語

胡可泉序昔蕭志曰。今之州郡。古國也。今之志。古史也。而可無史乎。況編年乎。而何以訓乎。觀康太史志武功。童太史志沔陽。猶存史體。可放也。

邑令楊蓮石邦教曰。七篇文簡而明。事覈而要。且其義昭勸鑒。尤嚴而公。鄉國之史。莫良於此志矣。

王阮亭蠶尾集新城縣新志序云。以予所聞見前明郡邑之志。不啻充棟。而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誌武功。其他若王漢陂誌鄠。呂涇野誌高陵。韓五泉誌朝邑。喬三石誌耀。胡可泉誌蘄。趙浚谷誌平涼。孫立亭誌富平。汪來誌北地。劉九經誌郿。張光孝誌華。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故予嘗謂前明郡縣之志無

秦者以其猶有黃圖決錄之遺焉。

阮亭又曰近世志書能文簡事覈訓詞爾雅無如康對山之武功志次則王漢陂之鄠志呂涇野之高陵志韓五泉之朝邑志喬三石之耀志胡可泉之秦志趙浚谷之平凉志孫立亭之富平志張光孝之華志皆秦人皆比美於對山者。

阮亭跋朝邑誌云韓五泉朝邑誌與康對山武功誌並稱先輩稱爲巨麗。

阮亭池北偶談云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申叔墓碣末載其友十三人姓氏與先友記同一音格。

宋牧仲題對山武功志卷尾詩有簡潔居然並馬班之句桂林陳榕門云對山武功志文簡事核凡所紀載悉關國計民生人心風俗確乎可傳可爲志乘之極則。



[illegible]志目錄　滸西山人康海撰次

夫志者記也。記其地理風俗人物之事也。武功志余先君子長公

筆墨簡古一開卷即知其爲史要之精華也

綦嘗蒐之。然縣官掌故弗嚴。人匿之矣。余於是卒歲先人之志略序撰之。凡山川城郭。與風俗推移。皆地理所具。作地理第一。官署學校。及諸有司所與行。皆建置之事。作建置第二。治民人者先其神。故祠、祀興焉。作祠、祀第三。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田賦之發國所重焉。作田賦第四。疆域人民。非官不守。禮樂教化。非官不行。作官、師第五。文獻之事。邦邑所先。以稽古昔。以啟後賢。作人物第六。科貢制行。士錄以興。作選舉第七。凡七篇。

武功縣志卷之一

地理志第一

夫武功古有斄氏之國也有斄氏有女曰姜原爲帝嚳元妃生弃教民稼穡有功堯封于斄號曰后稷后稷卒子不窋嗣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乃奔于戎狄之間周興爲岐豐之域平王東遷賜豐鎬于秦斄遂爲秦邑至始皇列天下爲郡縣以斄爲斄斄改武功縣隸右扶風去古斄城二十里王莽曰新光東漢復舊古斄城魏置爲武功郡領美陽縣晉改屬始平郡後魏復爲武功郡周改雍州武帝建德三年復置武功郡治斄城已而復爲縣隋改隸京兆郡唐武德三年改置稷州以武功好畤盩厔郿鳳泉隸之尋又析始平置扶風縣四年以岐州圍川隸之七年又以[illegible]州貞觀元年隸雍州天授二年又置稷州領武功文明元年析以

象數下年
沿革書涉
書明筆筆
有志稿爲
要古

要長屬開
要懸道騎
陝西州稱
曾李思齊
要尋蓬所
要

奉乾陵。乾寧二年。以奉天置乾州。領好畤、武功、盩厔、醴泉。而屬京兆府。後唐同光中。隸鳳翔。長興元年。復立京兆。而以武功隸焉。後晉置武功郡。後周復改爲縣。宋隸永興軍路京兆府。政和八年。同醴泉務隸醴州。金改武亭縣。元復爲武功。隸乾州。明興因之。而還屬西安府。廣四十五里。袤五十里。東興平。東南鄠。南盩厔。西南郿。西扶風。西北麟遊。北乾州。東北醴泉。城圍三里二百三十步。半背雍原之麓。元末張良弼李思齊。各築以據守者。衢原又列十有二城。洪武九年。長興侯弟都督忠。奉詔屯戍于此。以控制關內。復增築之。諸城皆至今存。舊志云。雍州之域。井鬼之次。有平原控其東。鳳閣翼其西。長川帶其北。終南太白揖其南。蓋古形勝之區。疆武之國也。治凡十五里。里名見建置志社學下。

有斄氏國說炎炎帝後姜姓所封斄育台 不窋括地志不窋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唐詩入番刻

天下爲郡縣，部武功屬內史。與 以斄爲斄。後漢地理志部亭註曰：秦是斄縣，後省、漢改武

功縣。元和志，武功秦孝公時置。郿子厚云：秦作四十一縣，郿、美陽、武功各異，隸右扶風。按前漢地理志右扶

風有漆、斄、武功三縣。新光。按後漢郡國志，永平八年復武功縣，徙古斄城。寰宇記，東漢省斄縣，自渭南移武功

於古斄城。魏置武功郡。按魏武功縣屬扶風郡，後魏扶風郡領縣五，併武功屬焉。太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功郡。

寰宇記，後魏後郿於故部城中。美　周改雍州。無考周書武帝天和元年，築武功郡諸城，置軍八、復置武

功郡。按隋書周置武功郡，建德三年郡廢，復爲縣。寰宇記，周省武功郡、別立武功縣於中亭川、圍川　見唐

隋理志圍本作圍川誤、隸岐州。唐書云因郿隸岐州。置稷州。唐書天授二年置稷州，大足元年州廢、金

改武亭。金志以顯宗諱，與侯名同，更武功爲武亭，其汶

舊志有山原七。川六。太乙山屬盩厔。太白武功兩山。與衺谷、秦嶺

郿。五丈原屬岐。三畤原屬扶風。故俱不復載。載其今有者。

東原在縣東。其南與雍原相直。或曰通西原。皆謂雍原云。

畢原即縣西原。城所附者。古周原也。鳳岡者。原北行岡也。

謬小羅言日漆沮之義此漆在注之東前禹貢之漆[illegible]真古公自土沮漆之漆在豳地者別漁仲言由富[illegible]入渭[illegible]仲禹貢之於耳括地[illegible]水源[illegible]漆東[illegible]漆山[illegible]來傳[illegible]自能[illegible]

武亭川 縣川也。其南十二里古川口。䓣漆水川也。

通鑑武亭川註川在漆渭交合處。

漆水 縣東門外水。今謬爲武水者也。自豳岐之間來縣。北受浴水。南受漳水入渭。鄭漁仲序地理畧謂天下如指諸掌。而倍漆由富平入渭之說。蓋括地志未審豳岐涇渭脈絡所在。富平在涇東。漆在涇西。安有岐梁之水越涇而東。又再至富平始入渭也。漁仲誤且如此。况其餘乎。詩曰。自土沮漆。漢書曰。漆在漆縣。今邰與斄同封里有漆村是也。

按縣漆水源出舊普潤縣西青青山下。經縣遊金岐社。諸水下好畤。至黄家堡入縣界。漁仲名樵。莆田人。宋建功郎。學者稱夾漈先生。著通志。前漢地理志漆沮水在縣西。

浴水 乾州西來道水也。亦從西南梁山來。蓋此或即沮水。關西人謂浴若下。下沮同。易訛爾。漁仲亦以東自富平入渭。非是歟。

水源出甘亭谷

按唐書高祖武德四年幸慶州如武功慶善宮

按乾州西央道水名漢谷音與欲訛云沐浴漢谷水出永壽麻亭嶺經乾州西南三十里行夾谷中至董晁村入縣界

漳水即閭川水。自扶風東門外受鳳泉水至縣南從漆水入渭。

建子溝在縣南十七里近慶善宮

唐太宗懸弧地

美陽故城在縣西原八里後漸徙鳳泉東。則今扶風境內也。

古斄城在縣南八里漆村東古有斄氏之國也。今縣西南三十里亦有斄城者。前漢徙置之爾

史記正義曰故雍縣南七里故斄城一名武功縣又曰故斄城在雍武功西南二十二里

高泉宮在古美陽城。秦宣太后宮也

宣太后秦昭王母

慶善宮在川口東南今沒于渭。唐高祖故宅。武德六年改名慶善宮太宗所生宅也貞觀六年幸之。宴從臣賞賜閭里。同漢沛宛帝

景逐一作日逐螭一作槐元黃一作芸黃儲峙一作禾穎呂才清平人他本諸作諸下作巴衛作辭負謂麋一作兕鳴驚言作鵲驚冬待及再卷慶善宮二詩似宜與前貞觀六年詩一禮書

歡甚。賦詩曰。壽邱唯舊跡。酆邑乃前基。粵予承累聖。懸弧亦在茲。弱齡逢運啟。提劍鬱匡時。指麾八荒定。懷柔萬國夷。梯山咸入款。駕海亦來思。單于陪武帳。景逐衛文螭。端扆朝四岳。無爲任百司。霜節明秋景。輕冰結水湄。元黃遍原隰。儲峙積京坻。共樂還譙燕。歡比大風詩。起居郎呂才被之管絃。爲功成慶善樂。名九功之舞。十一年冬。獵于武功。賦冬狩詩曰、烈烈寒風起。慘慘飛雲浮。霜濃凝廣隰。冰厚結清流。金鞍移上苑。玉勒騁平疇。旌旗四望合。罝網一面求。楚踣爭麋殪。秦亡角鹿愁。獸忙投密樹。鳴驚起沙洲。騎斂原塵靜。戈迴嶺日收。心悲洛汭逸。意在渭濱遊。禽荒非所樂。撫轡更招憂。因再幸慶善宮。上更賦詩曰、代馬依朔吹。驚禽愁昔叢。況茲承扆德。懷舊感深衷。積善忻餘慶。暢武悅成功。垂衣天下治。端拱車書同。白水巡前跡。丹陵幸舊宮。列筵歡故老。高宴聚新豐。駐蹕撫田畯。迴輿訪牧童。瑞氣縈丹闕。祥烟散碧空。孤嶼含霜白。遙山帶日紅。於焉歡擊筑。聊以詠南風。帝又有過武功舊宅詩二篇、許敬宗上官儀應制奉和焉。今悉著于篇。可以概見當時之盛云。帝詩其二新豐停翠輦。譙邑駐鳴笳。園荒一徑斷。苔古半階斜。前池消舊水。昔樹發今花。一朝辭此地。四

別本作
僕作
郎僕師
寺今
立

遊成宸其二金輿巡白水。玉輦駐新豐。紐落藤披架。花殘菊□
□遊鋪荒草蔓流竭半池空。綠佩蘭渊徑。舒珪葉剪桐。昔廻一萬
內今宅乞闈中架海波澄鏡。韜戈器反農。八表同文軌。無勞歎大
風歌宗詩飛雲臨紫極。出震表青光。自爾家寰海。今茲反帝鄉請
深感代國。樂甚宴無方。自水浮作氣。黃星聚太常。參鳳鳴層閣鄉
奎賀雕梁。桂山猶總萼。薊薄尚流芳。攀鱗有遺皓。沐德忭穆穆
詩石闕清曉夏旋輿御宇秋。神庵颸珠雨。仙吹響飛流。沛水群雲
泛宛郊瑞氣浮。大風凝漢筵。叢炯入舜球。翠梧臨鳳邸。滋蘭帶鶴
洲。優侑歌元化。邑蹕頌王遊。
遺簪謬前獎。理筆荷恩休。

宮後又改爲慈德寺。史逸其年。今寶村北仍有寺名慈德蓋沒而遷者也

斄亭在縣西南三十里。漢地理志載亭長事者也。東漢徙縣古斄城而以爲亭也。今爲扶風縣。

後漢王忳字少林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不可宿忳入亭止宿夜中有女子稱冤明旦召遊徼詰問伏辜見獨行傳

高望亭在縣東二十五里。唐天后武氏行宮。世說中宗築以望乾陵者。

一淸字應[illegible]雲南安寧人

寬字原專[illegible]長洲人[illegible]碑無[illegible]字

[illegible]字下碑[illegible]矣字上[illegible]孟子下[illegible]

綠野亭今在縣南郭東外。爲宋儒張子子厚寓所。張子與武功舊晨山甫厚。故武功弟子。因從子厚遊。亭此講學焉。弘治八年冬。戶部尚書沁水李瀚時。以御史巡按至。諸生以白御史。御史遍謀于提學副使。今少傅吏部尚書楊公一淸。楊公以知縣學通有良治。能用其民。一以責學通。踰年乃成。改曰綠野書院。擇師授徒。文教彬彬然勃然興焉。書院前爲堂。祠祭子厚。而後建講堂學舍。故禮部尚書吳文定公寬有碑。碑曰。關中有大儒。曰橫渠張先生。當宋之盛。以道學鳴于時。君子以其德尊與孟子比。夫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道一傳。孔子沒而道無所屬。此孟子之自叙。而其自任之意亦可見也。至昌黎韓氏。以軻之死不得其傳。則直歸之孟子。然至其時已千歲矣。所謂以其數則過矣者。而秦漢以下儒者亦多。而曰不得其傳。則孟子豈易比哉。自唐至于宋。又五百歲。始得濂溪周子。河南程子。先生實並時而出。而君子獨以先生比之孟子。雖程子亦推備之。則其人品之高。豈非振古豪傑之士哉。顧當是時。學者爭師宗之。人至于今[illegible]其地。仰其人。肅然起敬。不能自已。武功爲西安屬縣。城南有綠[illegible]亭。先生之遺跡也。蓋先生少時學尚未醇。及至洛中見程子[illegible]自以爲弗及。乃遂西還。以與學者講究。後既出仕於朝。他日[illegible]

外[illegible]而遷即移疾屏居向山下以事者書蓋史之所記大畧如[illegible][illegible]之跡豈其西遷與屏居之時乎陝西提刑按察司副使楊[illegible]曰[illegible]寔由近臣出領學政八縣勸善教士子經指授者輒取科第[illegible]此非所以教學者也嘗行縣顧瞻山水明麗可愛所謂綠野[illegible]歲久既毀而遺址猶存先賢風旨宛然如見始謀即其地[illegible]祠先生別爲屋傳士子講習其中庶幾仰止景行之意諸生[illegible]相與感激言于巡按御史李君叔淵叔淵雅重風教乃下其事[illegible]君以縣令朱學通嘗復古廢祠亦知急先務者復以事委之[illegible]道方經度財用而邦人士咸樂相助數月而功畢名之曰[illegible]曉擇士于充于其中而以縣學訓導趙文傑爲之師傳日講暢[illegible]之學凡縣學諸生則三日一至聽講其規約大率與白鹿堂[illegible]未幾若西安鳳翔諸生聞風就學者踵至君時坐嘗上第[illegible]涵濊乎道學之流行也君既喜其志之成闡以書講記夫[illegible]學校取士于科第此同朝廷今日之法然學校之所講習言[illegible]篤之精徵發用其人特以科第取之耳爲士者味其意以聖[illegible]言止用以資爲利祿之計而不知道與法之不相背也今幸[illegible]臣有見於此續其故冀特爲此舉以作與之學政之大無[illegible]其用心可謂至矣使今之領學政者皆如君之用心顯數[illegible]也乎雖然聖賢之言學者於此無弗當講者而横渠先生[illegible]日皐比之師也其書則正蒙西銘具在因其言求其心庶之[illegible]見之於事而文讚其節文循其以禮爲教之規[illegible]于流俗爲[illegible]備此閒賓憲臣所望于士子者也于是取科第出爲世用以[illegible]所蓄賢憲臣之意亦豈爲士子禁哉書院建于弘治九年六月工畢于是年十二月明年十月癸未記。今[illegible]

□□君子
□□山道

天寶十四
□□□山
□□□□

二十三年矣。其廢壞已十四五。況久遠乎。綠野亭。故在漢義勇武安王廟後。稍北原岸上下有古洞。成化末猶傳有石刻亭記。居民畏其害已塞。乃投其石于井中。宋侯欲去獲□。且慮與編民爭□務之予此。此故褉真處。宋侯易民田恢闢爾。何若仿置請岸下。爲賞錄近理也。縣學訓導趙文傑詩城南步百路西村。四五常開水洞門綠野有名亭已沒。荒碑少字石猶存。經霜拜老竟連□□帶河流今日痕。仰止積渠尋未得。日中立馬到黃昏德于南。翰林院修撰高陵呂柟。於綠野書院謁橫渠先生祠堂詩一二月入武功。載謁橫渠祠。春桃雜芳澗。好鳥鳴天枝。綠野□南□合情實在茲。歸求會夙夜。人亡道未湮。徹皋下程氏。執禮面仲尼長安時覩支蔓。苛碩那有私。瞻依真氣象。無復夢中疑。茲邦有君子跡蹤路不岐。豪邁存餘烈。高懷有我知。鵬飛要扶搖。化自天池斯文應不斷。白日今見之。广顏入聲岸高也

韋應物宅 應物長安人。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始更折節讀書。屢居于武功。然莫知何里。其經武功舊宅詩云茲邑昔所遊。嘉會常在目。歷載俄二□

□□□夜。感懷居人少。茫茫野田綠。風雨經舊墟。毀垣迷往躅。門□川流駛。樹有羇雌宿。多累恒悲往。長年覺時速。欲去中復留。徘徊結心曲。

麦原墓 舊志云在上南門外。南去三百六十步。又西四十步。有三坎。墓在坎上。與東原梅家莊直。

隋煬帝墓 在縣西原武德五年八月辛亥。唐高祖葬帝于此。

按煬帝本紀。將軍陳稜葬帝於吳公臺下。唐平江南之後。改葬雷塘。唐高祖本紀。武德五年八月辛亥。葬隋煬帝。唐地理志。武功西原。煬帝所葬。煬帝無考。煬殤字相似易訛。

蘇武墓 在縣北。

蘇許公墓 在縣西南博村。其神道碑在新寨西道南。

石墨鐫華。碑隸書。剝蝕過半。書法猶有漢魏遺意。金石略云盧蘇頲碑。而金石錄云。藏用撰書。文苑英華。藏用撰序。張說撰銘。

游師雄墓 在縣西北八里。碑爲耕者毀之地。華表存焉。

按歷代石刻。師雄墓志。邵龢書。石墨鐫華云。志張舜民撰。

東漢地理志曰藁在滎縣其民有會日中以相與夜中市如不爲則有災咎故志曰風俗剛勁不爭[illegible]有古人之風漢志奉[illegible]務[illegible]業[illegible]風然風俗與時推移繫諸習尚[illegible]矣其可以定論哉成化時人重使氣不肯雇[illegible]者至於把持治吏鄉人皆相推長高之或至武斷於鄉今卽有寃者不敢正目下吏矣弘治時習俗後善變無豐儉之節日日擊鼓聚會靡有厭飫少年得分銀尺布則幕計蔬饌置酒彈絃不避長老時節遊衍男女率治容袨服估估自見或又好爽快爲賢多言習禮送死奢靡擬諸王侯增其婚盡至於傾産蓋承平之久法制明白貪官污吏毋所肆意百姓富庶靡有他慮要之天下皆然不獨此也今或不能供賦役者皆逋廬矣然人事日趣譎僞約斯亦反古之漸也

字縣南二十許地名開里城

樓本七作土誤

訞與襆同俗作妖佔唐平聲佔佔輕薄也

建置志第二

縣署在城西北。北抵城。西抵后稷廟下原麓。東抵文廟。洪武初知縣祁重建倉二。俱在署內原麓下。草場一。在城隍廟西。圍一百八步啓

有柳子厚縣丞廳壁記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爲王內臣。其制甚尊今京兆府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蓋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秦漢有丞相。今尚書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爲甸內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部之地。秦作四十一縣。部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其土疆沃美高厚。有邠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饒茂遂。有稙秠藿菽之宜。其人善樹藝。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貞元之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頼川陳南他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爲館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請余爲記。夫以武功疆理之夫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爲吏益難。今天子崇貳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爲多。陳生爲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爲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爲之記云。宋有

鑒字上下疑有缺字
空字下似不宜空

游靖重修縣廳碑

大觀四年夏六月。汝陽劉侯乾以承事郎來宰是邑。侯喜於事功。臨政不苟。夙夜憂勤。以身任責。整案牘。決訟獄。事無巨細。靡不究心。明年改元政和。治行籍善。士樂教養。農勤田畝。強悍者屏息。良善者安處。老有養。疾有醫。言無調發。民無積逋。闔境歡戴。政[illegible]閒暇。一日侯謂同僚曰。有官宇者常樂因循而憚改作。事漏弗填。忽傾弗支。期以代去。自為得計。其或好遊觀。務將迎。起臺榭。陂池之役。倚勢作威。因緣為奸。至於公宇之敝。往往引嫌而不加意。是誠何心哉。及其屋壞垣頹。善皇失措。文員假楨。疲民蠹財。不可勝計。如是則公府奚賴。予待扉熱。此既喜民之易治。又喜前人之用心。顧瞻庭宇。華屋在前。金碧輝映。乃開封高士徹所建手詔亭也。堂皇在後。規摹簡約。乃壽[illegible]昌義山所新正寢也。淮陽錢秉創鑒堂。　大梁李宗作清心堂。河南趙芦曾增修錢庫及居養院。陽翟孟通廣闕庾舍。內外完葺。煥然一新。唯令廳湫隘敝陋。殆不堪處。驗其故記。實天聖中种公世衡致造。迄今八十餘年。侯復嘆曰。不廢不興。不敝不新。舍此而不事。不惟有愧於前人之用心。亦何異夫樂因循而憚改作者邪。矧是廳也。頒詔出令。承流宣化之所。臨制劇邑。絡繹兩川。喉襟數路。正當四達之衝。亦必有以稱矣。於是慮材鳩傭。徹去棣楹深楠之折撓。與夫蓋光級磚之缺者。躬自經營。悅使有衛。人不以為熒。增曆制度。北偉閎耀。八不以為後。廳既成。侯會賓寮蓉之。是日也。黃塗白臭。闊溢庭下。瞻仰咨嗟。始知公府之嚴。令尹之尊也。如是。鳴呼。喜是職者。必有以處是廳也。處是廳者。必有以任是責也。侯之可則。踐歷中外。為時聞人。嘗受知於仁廟。有醇儒循吏之稱。所賜次行宸翰。至今寶之。侯念德不怠。果能任責。以孚民望。真可謂善[illegible]

此篇雅飭故存

此地水作夢作復俱誤

祀郎蒙祀鄉書俊

舊本錯訛者依原碑改正

學當作巷

貝家者也。則斯文之作，豈特紀新廳之歲月，揚厲侯之盛美，又得發明名邑之因，以示後人。故係之以詞。其詞曰：太白崢嶸，作鎮坤靈。武功山連，亘古長青。堯封后稷，周賜秦嬴，作邑於此，因山命名。漢自渭南，徙古部城。宇文造周，易治中亭。中亭之川，原隰砥平。唐爲稷州，作輔陪京。復隸大府，邑是以寧。鳳岡西拱，武水南傾。人尚禮遜，俗務農耕。神堯誕聖，懷道騰聲。姚合發詠，柳子詳評。我侯臨莅，訟簡刑清。民無調發，兵無戰征。匪植其私，匪能其榮。克紹祖德，允協民情。恢廓制度，新于其廳。廳非侈已，乃尊朝廷。吏振其職，民樂其成。載瞻載仰，政治惟聲。敢告來者，無忘經營。

儒學在縣署東北，抵城東、西皆抵民廬。而獨堂西北丈許抵北街。洪武初，知縣祀建。正統時，知縣俊重修。宋有縣令趙茂曾碑。士志於道者。常患乎不得遂其學。得遂其學者。常患乎不得信其志。遂其學矣，時能信之。則若子以爲榮遇焉。此武功縣學之興，而銘序之所以作也。建中靖國元年夏四月。知京兆府孫公覽奏。以壽春縣令趙茂曾知武功縣事。秋八月公去。崇寧元年春三月。茂曾始來，是歲貢士。府十四縣，懸格所取，武功居多，皆歎息其遺者尤衆。既冬，邑人相謂曰。盜賊撫良善。政令之所在也。孝弟姻睦以考其行，經誦講習以和其心。性命道德以進其學，實士人之所望焉。乃謀葺之孔子廟。聚生徒而淺陋不可居。十二月有詔。建州學縣學，養士之法同僚相語。以州縣吏雖尊賤有次。其中明孝弟。孰後先邪，茂會懼然以興曰。曉兢不祇若王之休命。明年春。勸隣地亶於府，顯易

文體勁可式

璧玉無瑕可愛

[illegible]令孫昌

參政守也
[illegible]

廟西樓庖基爲學舍。知府事虞公策從之。徹木於淫祠。經費千計
臺。轉運副使許公天啟可所請。即日給官錢五十四萬。資其用度
於是築新基。前向爲麗澤堂。左右前廡玦布八齋。名之以道德皆
新作也。其東直聖殿。小學職掌之位。庖廚祭器隸者所直。舊合足
焉。補鉄益卑與新允稱。總五十楹。基長二十有五尋。廣十有二尋
餘六尺。經始於二月乙丑。落成於三月癸巳。嗚呼。學校爲事。必興
於聖人極盛之時。三代可監也。蓋備所養以期所用。今吾君待天
下之士厚矣。天下之士宜思所以副之。茂會何人。獲宣聖化。且得
効犬馬之力於其間爲遇爲榮。罔可言。討謹拜稽首。敘事勒銘著
之金石以告學者。銘曰。虞庠序。商邦瞽宗。周王頖宮。申之孝弟
漸摩仁義。名殊迹同。明明我宋。超三邁五。人材是隆。民有藝則好
是懿德。合由以容。家黨術國。塾庠序學。慨然聿崇。遞升次舉。匪私
是與。允期於公。咨爾有衆。學以致用。昕夕厥中。入孝出
弟。居仁由義。敏則有功。以副盛時。允能濟幾。三代之風。據碑則今
之縣署乃學。不知何時改易之。豈金元兵燹之餘草昧之際。縣廢
而學存。治事者姑且存之。乃其後竟因而不返與。正德八年。知縣
劉紹。重建明倫堂。十三年。御史張文明行縣。以廟學頹敝。命知縣
昌修理。更以渭源度頭抽分益之。昌憂去。明年。御史張欽行縣。見
其益隘。乃與守巡參政畢昭副使楊鳳謀。通借咸陽行筏抽稅。屬

同知趙錦監抽會都御史鄭陽檄至嘉祐廢工提學副使何景明知府劉祥。又遍責諸知縣璋。茲方集工舉事未已云。倉一。在堂西南。

稅課局正德二年罷。

郁城驛在城東南。洪武初。知縣祀建。驛倉郎堂左右廊。驛草場在驛東南城隅。

長寧驛在縣東四十五里。俗曰東扶風鎮軍站也。成化中。移置清水石嘴。

按對山集。驛改置清水。而其卒徒。皆徙自扶風。

陰陽學在縣門外。今廢為縣獄。

醫學在大十字東。舊有地三間。今存其半。俱知縣祀所建。

僧會司在報本寺。

道會司在鴻禧觀。

南明亭在縣門外。與旌善亭同處。舊志言遊鳳有古旌善亭。又有

古倉在社學之西。

諸行署 布政司在宣化街。按察司在縣署西東面。府署在縣南

郵長寧分司即古長寧驛也。嘉靖則與興平縣合力修之。禮部侍郎河東薛[illegible]

西分道通武功書按察分司廳壁。持節西來過武功。扶桑日上[illegible]

亡組渭河水遠波聲小。太白山高樹影重。遺址已無慈德寺[illegible]

獵說有邰封東行無限前朝事。盡在紅塵綠野中。都御史椰陽[illegible]

璉次韻后稷封藜萬世功。登臨偏感夕陽紅。風生武水波千尺[illegible]

鎖著山樹幾重唐宅基湮青草合。許公碑古碧苔封。行人欲問[illegible]

年事都在漁樵晚笛中。侍郎南陽張周翰次韻南有名山北屋[illegible]

渭河水浸曉霞紅。煙迷隋塚高千尺。雲鎖部封厚幾重。寺在[illegible]

多巨室滿城桃李總花封。太宗唐主曾生此。猶說遺蹤在[illegible]

餞吏淳安方漢次韻誰向茲原啟聖功。周人王業伴殘紅[illegible]

年千年過誰道名山萬里重。[illegible]善有宮留佛住。姜嫄無[illegible]

亭城舊跡知多少。都人捐榛[illegible]礫中。知縣宋學道次韻公[illegible]

振武功滿川春雨落花紅。泉通玉井三千丈。雲鎖蠻城十二[illegible]

術遺亭舊綠野姜嫄荒塚倚部封。大

唐天子舊書處遺跡猶存上閣中。

急遞鋪總鋪在府衙西。迤東三鋪抵興平。曰韓店、可會、長寧。[illegible]

東北一鋪抵乾州。曰董堡

[illegible]社學舊惟儒學西。有故稅課局址爾。同治癸丑知縣學遍以提學條約。則里置一學。又選擇其子弟可教者。里設一師。已乃聘耆宿之學各有所在。今得詳之。有興復者。庶幾因而求焉。在城里[illegible]儒學西[illegible]坊廟里在布政分司之西。俱得里在王宅村。遊鳳里在遊鳳集[illegible]安里在奉安村。韓店里在可會鋪西。馬午里在故長寧驛西[illegible]里在焦上村。顯義里在燒香臺。渭源里在東渭源村。會同里在[illegible]村。永豐里在張捕村。永安里在南姚安村。部封里在高村。姚安里在鏡照村

演武教場在東郭門北外。

養濟院在郭城驛西。

漏澤園在東郭門南外。

市集在縣方內者三。而縣不論。最大者長寧集。月無間日。遊鳳[illegible]

史記封禪書[illegible]與而立后土祠至今血食天下

文辭蕪冗者不載此書述要言

普濟集以日相遞而已。

祠祀志第三

文廟在縣署東。宋知武功趙茂曾建。元世祖十五年。至元戊寅。縣令王君。營復之。詩撰行義掾去。長安杜淵。繼爲令。力成其役。宋有大觀聖作之碑。天下皆有刻。茲不載。元有李問碑。洪武初。知縣孫更建。正統中。知縣俊。加葺治焉。有訓導曲新碑。二碑文辭鄙冗。俱不載

社稷壇在北郭門外。

風雲雷雨壇在南郭門外。

厲壇在小北門外。

城隍廟在東門內。成化時知縣龔重修。正德初知縣鍾仁驥修之。

姜原廟長安志。在城外西南原麓間。傍有后稷廟。今俱亡矣。今后稷祠在城內西北。故贊寧寺址也。弘治丙辰。知縣學通改建。祠後

又作姜嫄祠。

修撰呂柟登□后稷祠詩天子天下烈。播穀廣炎皇。苴茅當茲土。□德□無疆。有口咸食力。罔極齊穹蒼。二月武功道。鴻鳴柳半黃。星言拜古祠。陟山雲中翔。煙川□春□。遺在祠憭慄。風塵驚寰宇。□□裂于腸。細惟躬稼澤。誰可使均□。

漢高祖祠在鳳岡之巔。前則太白行祠也。太白嶽封內故山。漢永平八年。建祠于此。洪武丙辰。都督耿忠以縣有高祖故。改祠高祖于太白廟壁之後。而別自為太白祠。

記。洪武九年春。予欽承上命。領兵來戍陝右。□隸也。因以為邊備。東自臨潼櫟陽高陵涇陽三原醴泉興平乾州武功。西抵鳳翔郿縣盩厔等處。悉致屯所。農作既□。奈厄於亢陽。種未得下。遠近咸以為憂。詢諸故老。皆曰。西南太白乃本邑之名山。上有神池。民旱則奉迎是水。每禱輒應。粵以四月十旬。擇日齋戒。躬致祝辭。遣僧覺用等。齎香帛祝文詣山頂。投禱水。既至。率官吏耆老暨郡民數百千人。備鼓吹郊迎。展祭于武功太白之神祠。是夕。太雨滂霈。三日乃止。遠近罔不周浹。及六月。大旱。□請如前。復獲霑足。秋八月。禾將垂實。旱甚。復請禱之。大雨立至。鍾楂禱為厭祭。易呻吟為歌謳。感神之賜甚渥。逮明年丁巳夏四月六月俱旱。復奉迎請禱如前。歲之□而亦雨□靈貺□□只餘。闔輔之中。軍民鼓舞。二□之間。凡五禱於神。其□應前後一如影響。百穀咸成。年歲豐登。□□□□。□仰報答。先是□圖上言有神之行祠。歷代綿遠。廟貌有損。門廡廢闕。乃命工匠士卒。繕完而撿修之。圖於兩壁。粧塑神像。煥然一新。又令人於武功鼓□舊

[illegible]異記金[illegible]之請塵[illegible]終南圭[illegible]西閉號[illegible]白山其[illegible]化繪自[illegible]崇加美[illegible]喜志鄙[illegible]有太白[illegible]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

神之碑誌於道廟之側。具載太白古今顯靈之跡。并歷代加封靈驗。蓋自唐元宗天寶中勅建[illegible]號。封神應公。宋仁宗嘉祐初封[illegible]民侯。[illegible]七年改封明應公。神宗[illegible]八年[illegible]封[illegible]神應王。其所以神[illegible]人濟民。靈應昭晰。祀典秩然。[illegible]可[illegible]見[illegible]而[illegible]福以神[illegible]人而南亭。人以誠感神。神以[illegible]佑[illegible]其[illegible]明[illegible]自[illegible]之之理也。今以[illegible]後靈感顯應之跡。直書刻石。置於廟[illegible]廣使後之觀者。亦知所[illegible]敬云。唐有李白登太白峯。杜甫[illegible]詩。因并附之。上李太白詩[illegible]

夕陽窮登攀。太白與我語。爲我開天關。[illegible]別武功去。何時復見還。[illegible]

舉手可近月。前行若無山。[illegible]

岐陽信無人。遂郡[illegible]縣[illegible]承冷風去。直出浮雲間。杜甫詩[illegible]

華或開所親[illegible]老[illegible]幸[illegible]時寒[illegible]行[illegible]

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illegible]中[illegible]三死[illegible]三愁[illegible]凄涼漢[illegible]

鳴咽決沾巾。其三死去憑人[illegible]南陽氣已新。喜心[illegible]

功天[illegible]下[illegible]心蘇[illegible]校[illegible]自[illegible]太白雪。喜[illegible]

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唐太宗祠在北郭內。[illegible]觀三清殿後。宋元祐戊辰。創龍圖閣詩[illegible]

師雄建。有趙茂曾祀。[illegible]有大[illegible]入寺。詩。上[illegible]詩記[illegible]

而幽厲之[illegible]德乎[illegible]於禹湯文王有周。大勳[illegible]

唐[illegible]首以[illegible]二世仁之漢[illegible]

隋[illegible]於[illegible]不[illegible]而宋[illegible]

天開[illegible]泰。乃歸於[illegible]代[illegible]

他本作始矣

賢臣可取法。有暴君汚吏足爲戒。皆所以資我聖旹。爲永永無窮
太平之治具也。然歷觀前史。惟其有甚焚亂之患。然後生大英傑
之君。故必能措海宇於昇平。拯黎庶於塗炭。則漢之高祖。唐之太
宗其倫乎。按唐記。太宗文皇帝。以隋開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
於武功之別館。有二龍戲門外。三日而去。是京兆府武功縣之南
有唐慶善宮。今爲慈德寺。乃其所也。北曰報本寺。神堯之舊宅壽
先是縣圖雖載厥事。而祀秩無文。龍閣游公慨然興嘆。率里人即
報本北隅經始廟貌。法大壯以[illegible]宇。想天日而形塑繪。左右有壁
間。悉圖正觀創臣。英姿凜然。彷彿當時之盛。於是肅嚴致敬有
所。實元祐三年戊辰歲也。後十四載。濟陽趙茂曾。被命長邑。一日
至祠下。而龍閣公弟師韓[illegible]之[illegible]且求以記。遂諾之曰。僕元祐末
典獄平涼。見君之伯氏爲使者。愛民以道。率吏以誠。觀其激厲風俗
之教化。使法令美意。下浹於田父野老之肌骨。雖古昔召父杜母
之流。莫可過者。若夫執律馭師。則折衝尊俎。笑談雜謔。豫計勝筭
驗若符契。致朝廷威靈。遠震於 重譯之巢穴。雖前世班定遠
輩之輩。無以尚矣。我思其致。今也則亡。常企慕之。恨不得遠其長
籠茲辛巳之及此也。昔梁州人侯相年以廉泉之名誇其閭里而
史筆書之不遺。頌公肇是祠宇。俾後世識者以人物稱其風氣
追導俗之意。豈淺也哉。故論前世治亂之迹。是光文皇帝之英靈
圖記其祠之首名字云。游公名師雄。字景叔。大宋崇寧元年中元
日謹記。
記。不知何時作觀祠前。洪武初都督耿忠重修。而仍圖麥歷功
臣二十四人于左右壁。其上各書唐史本傳。乃更刻太穆皇后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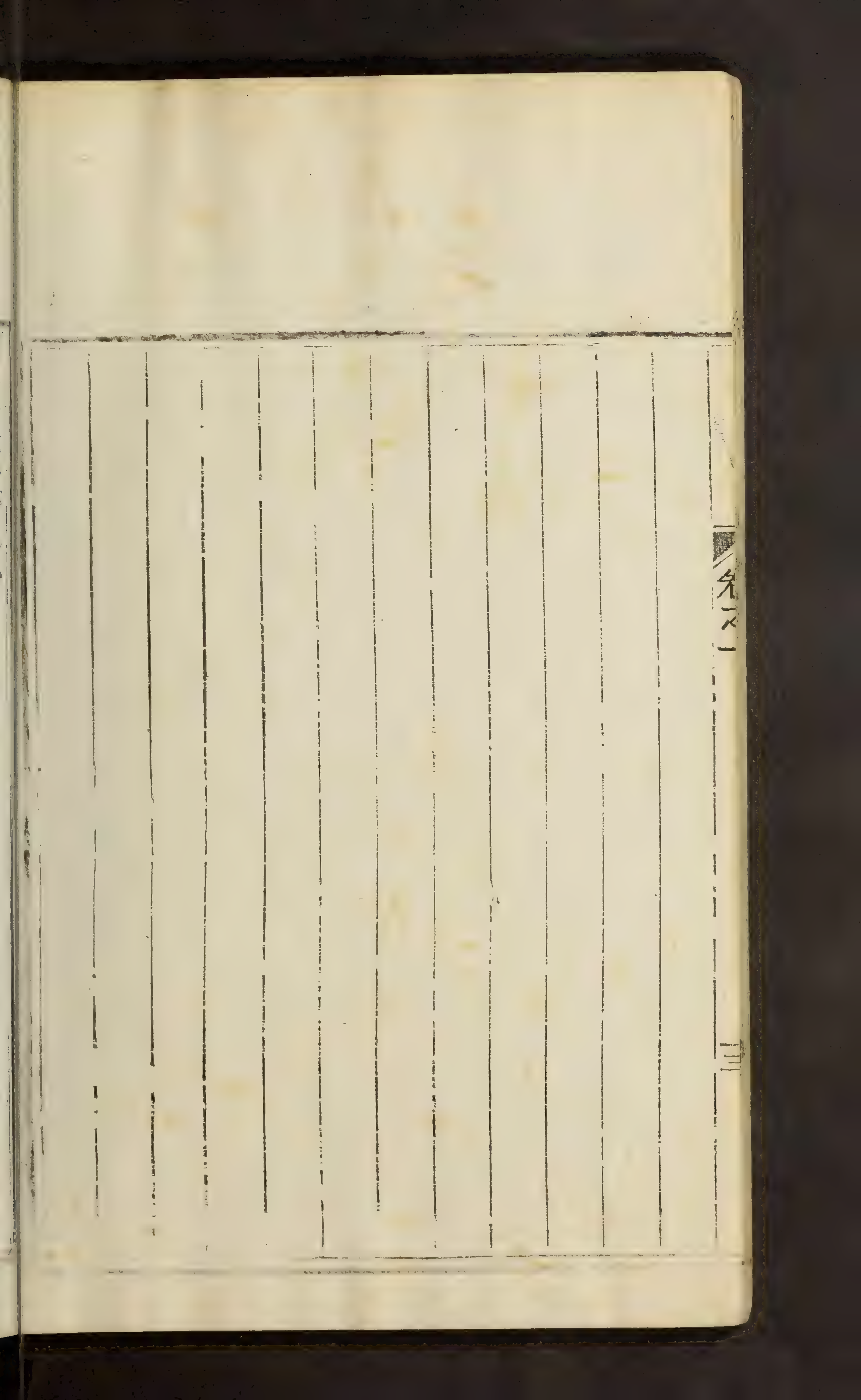
及帝世系於舊刻。帝幸慶善宮詩碑陰。跋諸後曰。洪武丙辰[illegible]。[illegible]欽承上命。[illegible]兵萬餘衆關中。悉建屯戍。國[illegible]武功而控制之。武功實有唐太宗誕[illegible]育之地。山川孕靈。篤生賢聖。信不誣也。暇日尋訪故基。得古碑[illegible]於城南榛莽中。上刻太宗御製詩二首。乃舊立於慈德寺。而更[illegible]安養堂者。碑陰載順聖皇后傳。歲代綿邈。字畫磨滅。殆不可辨。[illegible]是感文皇之聖孝。慨盛述之沉湮。遂命工重爲鐫勒。復置於城北鴻禧觀。蓋太宗遺像在焉。庶使後人益知所敬而傳之永久云。[illegible]武丁巳正月十有九日也。康長公謁祠詩。晴日生靈極。羣雄[illegible]天。八荒歸聖歷。數語見皇圖。李密終潛洛。鄭陽肯事吳。[illegible]辨香[illegible]殿。想像亭懸弧。

名宦祠在縣署內儀門東外。所祀古今三十三人。

鄉賢祠在文廟戟門西外。所祀古今三十八人。

報本寺。高祖別宅也。在北門外。慈德寺見慶善宮。寶意寺見后稷祠。橫渠先生祠見綠野書院。太白行祠見高祖祠。鴻禧觀見太宗祠。外有東嶽廟在東郭外漆水東。關王廟在南郭西外坎下。天星觀在小北門外東北野川中。無名氏慈德寺詩。昔年高祖宅。今日梵王宮。堦聳白雲外。僧行綠樹中。[illegible]

[illegible]頭宋諸公。半日休心處。烹茶話祖風。韋應物經寶意
[illegible]嶺香臺出半天。萬家烟火照晴川。諸僧近住不相識。且
[illegible]記往年康長公寶意寺詩。傷秋人事絕。習靜入招提。掃葉
生松下。看書忽日西。青雲雙異歎。白髮近年齊。欲別浮生者。悠悠
向爾儕前人同高。令登太白祠。覽李思齊故城。元命歎天紀。八表
[illegible]同昏擧雄各自起。天春[illegible]所存。李生效時哲。覽繼來此策。棄壩
[illegible]深登飛鳥不能作[illegible]特學知君欲仁者。帝發淮浦禪將
入歲奈。[illegible]事力亦初。後身已劍。究寬夜夜哭。血風千里開國不
務宏達驗門河造大前人青鴻禮觀戴法師壁結髮尚茲道作百
蒞所情閑青賓[illegible]若陪隱逸士。翁青談貢詩清心詣元理雲宴
[illegible]下祭當已[illegible]朋烟霞八安得從上七康阜覩東嶽奇書
[illegible]輿大黃賞。[illegible]傳稽首如蟻蟠。披呼號盆震地起鬼怪[illegible]
[illegible]女兒首十捧隊山[illegible]朱點琴如天孫神獻若來雲昔生。
[illegible]新者秀君不兄豐年黍稌米饑壟。夜半科儀方探門。



先用一元字中用二增字末用一計字遂成妙文

志田用順筆志戶口用逆筆三視字甚妙此[illegible]山獨得之法也

夏秋賦與總數不合

田賦志第四

洪武二十四年。田元一千八百九頃一畝六分七釐。永樂十年。增二十四頃二畝八分。弘治十五年。增二十九頃三十畝一分。正德七年。計一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四畝五分七釐。

戶正德七年。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口二萬七千四百三十有一。視弘治十五年。戶增二十一。口增二百五十七。視永樂十年。戶增二百八。口增九千八百五十四。視洪武二十四年。戶增二百九十五。口增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民戶九百七十七。軍戶九百一十九。匠戶三十三。名尉力士戶五。廚戶一。打捕陰陽醫戶各二。樂戶九。

賦弘治巳上不論。論今所賦者。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七石八斗二升九合九勺一抄七撮。該夏七千七百二石三斗八升三合九勺

唐用租庸調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家則有調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

舊曰站戶之苦如此

[illegible]六[illegible]例

八抄七撮。秋三千五百二十五石四斗四升五合九勺三抄。綿布一千三百五十匹二丈四尺。有絲七千二百八十株。該絲綿二百三十九斤三兩五錢。課程鈔商稅九千四百貫三百文。酒課三百七十貫四百文。水磨課六百九十一貫。水磨與其戶。今亡十六七十年。而課鈔猶存。乃綴徵之其里人。人不能自備田賦庸調又安能他及此。此積弊深遠民由之而不知者也。

正賦之外。有驢馬牛站。五年一易。易者又五年已又代之五年之內。諸丁賦歲調力役事無一免焉。故站戶多至流移。豪右者或據其業爲已有。不然則張大聲勢流移者懼自恐弗違遁之也故益抵僻壤。有終其身不能開墾識田廬者矣。

丁賦有戶口食鹽鈔。八萬九千三百一十六貫。貫折錢三釐。計二百六十七兩九錢四分八釐。柏子仁五十斤。貝母七斤。石膏一斤。

[illegible]詳之[illegible]非也

對山文人也而於宮之民情洞悉知此文詞古趣洋溢華其筆替而已非摹擬史漢者所能到也

只用數虛字運化許多物名擧畫若整能令尋常之物皆成種雅種妙之文此種字意從史

菖蒲五斤瓜蔞根七斤金銀花四斤共折銀七兩綿羯羊十隻十兩又有軍器銀四兩布價銀六兩通計二百九十四兩九錢四分八釐而其餘歲調不與焉賦役之事往乎不可曉也自所及見者其紛紜謬亂何可勝道乎竊傷之焉長吏作服官政乎居未嘗曉識民隱一旦據案執筆老書槧算反覆相幻則不勝其煩懣至有擧手以付者矣豪民巧爲規避交倚貴重買官鬻吏無所不至戶以己爲昂而已反趨低故低者益昂昂者益低愚民輾轉相慕至以爲能不如此不可以自快也此其微豈一日之漸哉

物產五穀皆美種而瓜果蔬菜亦嘉木宜桑柘榆柳椿樗桐栢櫟梓白楊竹藥稱芫花小薊甘遂地黃半夏香附車前益母薄荷爲獸惟所恒畜亦有狐兎鶴鵲鳩隼鵪鹿燕雀然在在有之非特產也地東南大宜木綿桑故蠶織之業廣焉然多爲細人覬覦營利

遷償礦傳得來最能譽咨讀者宜悟人也不解此法答筆用爲兔圓屑子說東南鹽議利病洞達筆更咨明以前官歸人物傳多蕪歷代史書節錄非有點竄若志者非里封川手等故畧爲當之不評也文法

故其人反貧甚。至寒不得衣。纏繡。諺曰。物豐于所聚。利竭于所產。豈不誠然乎。

別錄曰芎藭生武功川谷

官師志第五

唐韋維字文紀。進士對策高第。擢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歲飢。差均力勸功。人不知勞。終太子右庶子。與宋之問同時。

維。安陸人。司庫員外郎。知人。了選戶部郎中。善裁割。時員外宋之問善詩。故時稱戶部二妙。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王令賓王自陳所能。不答。歷爲武功主簿。裴行儉總管洮州。辟掌書奏。不應。調長安簿。徐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

裴行儉。字守約。聞喜人。善知人。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性殘鷙。天寶末。爲武功令。年六十。

從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後又至御史中丞。有罪。貶賓化尉。卒。

李憕。并州文水人。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會母喪免。除武功尉。以政尤異。遷主簿。累官京兆尹。祿山陷東京。蔣清害之。贈司徒。謚忠懿。

憕音呈。按祿山陷東京。留守李憕。坐府中。御史中丞盧奕。坐臺中。祿山使人執之。及採訪判官蔣清。皆殺之。非蔣清害憕也。

薛播。河中寶鼎人。擢進士。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令。溫敏而譽與人交有常。官至禮部侍郎。卒。贈本部尚書。

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尋爲武功尉。治有政聲。擢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貶郴州臨武令。尋移江陵掾。京兆府司錄參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出爲虔州刺史。與韓退之同時。爲河南令。

陳南仲。潁川人。貞元十八年爲武功丞。邑人宜之。號爲循靖。

[illegible]唐書合崇元之第三子奕曾孫

[illegible]目郎今之選單

姚合陝州硤石人中書令元之孫也。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主簿。善詩。世號姚武功。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歷陝虢觀察使。終秘書監。合有武功縣居詩三十首。宋張及王頤爲令。皆繼刻石置縣署中。

縣居詩其一 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遶舍惟藤架。侵階是藥畦。更思嵇叔夜。不擬作詩題。

其二 方拙天然性。爲官是事疏。惟尋向山道。不寄入城書。因病多收藥。緣飡學釣魚。養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虛。

其三 微官如馬足。祗是在泥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趁人。簿書銷眼力。杯酒耗心神。早作歸休計。深居養此身。

其四 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銷。醉臥慵開眼。閑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笑寂寥。

其五 [illegible]號[illegible]爲[illegible]。覺世事便相[illegible]。[illegible]旋志驕酒數。空選長美劉伶[illegible]。[illegible]故笑悠悠。縱出多攜枕。因[illegible]始[illegible][illegible]考千餘日。依腰不擬休。

其七 客至皆相笑。詩書滿臥床。愛閑求病假。因醉弁官方。鬢髮寒唯短。衣衫瘦漸長。自嫌多檢束。不似舊疏狂。

其八 一日看除目。終年損道心。山宜衝雪上。詩好帶風吟。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買琴。只都隨分過。已是錯彌深。

其九 [illegible]里[illegible]。門開數見過。秋涼送客遠。夜靜詠詩多。就架題書目。尋欄記藥[illegible]。到官無別事。種得滿庭莎。

其十 [illegible]達大聽[illegible]八問事真論[illegible]官能似客。[illegible]縣[illegible]勝村。竟日無多食。連宵不閑門。齋心調筆硯。隨[illegible]寫[illegible]千言。

其十一 縣僻仍牢落。遊人到便回。路當邊地去。村人郭門來。

酒戶愁偏長。詩情病不開。可曾衙小吏。恐為踏青苔。

其十二

自下青山路。三年着綠衣。官卑食肉僭。才短事人非。野客教長醉。高僧勸早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

其十三

日出方能起。庭前看種莎。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岐路荒城少。煙霞遠岫多。同官數相引。下馬上西坡。

其十四

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藥。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冰。故人多得路。寂寞不相稱。

其十五

誰念東山路。栖栖守印床。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忙。醉臥誰知此。閑書不着行。人間長檢束。與此豈相當。

其十六

朝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澗。疊山高過城。秋燈照樹色。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

其十七

簿籍誰能問。風寒趁早眠。每旬常乞假。隨月請官錢。還往嫌詩僻。親情怪酒顛。謀身須上計。終久是歸田。

其十八

閑門風雨裏。落葉與階齊。野客嫌棲小。山翁喜就低。聽琴知道性。尋藥得詩題。誰更能騎馬。閑行祇杖藜。

其十九

歷羶都不食。稍稍覺神清。夜犬因風吠。隣雞帶雨鳴。守官常臥病。學道別稱名。小有洞中路。誰能引我行。

其二十

官名渾不計。酒熟日開封。晴月消燈色。寒天挫筆鋒。驚禽時竝起。閑客數相逢。舊國蕭條思。青山隔幾重。

其二十一

假日多無事。誰知我獨忙。移山入縣宅。種竹上城牆。驚蝶遺花蘂。整蜂帶蜜香。惟愁明早出。端坐吏人傍。

其二十二

門外青山路。因循自不歸。養生宜縣僻。說品喜官嘗。爭愛山僧飯。閑披野客衣。誰憐幽谷鳥。不解入城飛。

其二十三

一官無限日。愁悶欲何如。掃舍驚巢燕。尋方落壁魚。從僧乞淨水。憑客報閑書。白髮誰能鑷。年來四十餘。

其二十四

朝朝門不閑。長[illegible]在山時。賓客抽書讀。兒童斫竹騎。久貧還易老。多病懶能醫。道去應相怪。休官日已遲。

其二十五

戚戚常無思。循資格上官。閑人得

事覺常背覓仙難醉臥疑身病貧居覺道覓新詩久不寫自算少
人看其二十六漫作客身計今知拙有餘青衫迎驛使白髮憶山
居道友喜蔬食吏人嫌常書須為長久事歸去自耕鋤其二十七
主印三年坐山着百事作焚香開勅庫賭月上城樓飲酒多成青
吟詩易長愁憫勸問漁者暫借手中鈞其二十八長憶青山下宗
居遂性情纍背溪石淨燒竹籠煙輕點筆圖雲勢彈琴學鳥聲今
朝知縣用夢裏白憂生其二十九自知狂僻性吏事固相疎積是
看山立無嫌出縣居用朱沾罷硯戶籍雜經書月俸尋常請無詩
之斗饒其三十作吏無能事為支舊著功詩標八病外心落百言
中拜別登朝客歸依錄藥翁不知還往內誰與此心同又有豐亭
詩十二首皆作射時詩也其一正月一日後尋春更不耽自知選
近僻衆說過如顛看水寧依路登山欲到天悠悠芳思起多是究
風前其二卑官常少斫靜縣又無城來曉衛寒起迴春忽病行樹
枝風掉歎萊甲士浮輕最好林問鵲今朝足喜聲其三詩酒相萃
引朝朝恩不窮者痕雪水裏春色竹烟中迎雨綠池草催花倚樹
風盡非名利事發此小人同其四麗中主印吏誰造有高情趁裘
簷前坐尋芳樹底行上融凝堅邑水收滿池聲漸覺春相泥鞭求
歷不輕其五疎頑無異事隨例但添年舊歷藏深儀新衣薄絮編
暖風準酒邑晴日暢葉茲同伴無餘困遊春賣在先其六看春長
不足豈更覺深勞寺裏花枝寧山中水邑高嫩雲輕似絮新草細
如毛餅起詩人思還應費筆毫其七悠悠小縣吏頻額人新年遠
思遺詩憐閒情被酒紊戀花林下飲發草野中眠疎懶今成性誰
人肯更憐其八處處春光遍遊人亦不稀向陽傾冷酒看影試新
衣嫩樹行稜長兩翁韻流飛同來皆去盡衛夜獨吟歸其九朝勒

看齋色。春色似相憐。酒醒鶯啼裏。詩成蝶舞前。攜花黏手露。折竹濺鞋煙。親故多相笑。疎狂似少年。其十一 卑官還不惡。行止得逍遙。清野花長路。春波水上橋。塵埃生暖色。藥草長新苗。看却煙光散。狂風處處飄。其十二 身被春光引。經時更不歸。嚼花香滿口。畫竹粉粘衣。弄日鶯狂語。迎風蝶倒飛。自知疎懶性。得事亦應稀。其十二 曉賦青彩出。閑行氣味長。一旋春酒色。數頃野花香。朝客聞鶯美。山僧見亦狂。不將童僕去。恐謂損風光。書縣丞舊廳 宮殿半山上。人家向下居。古廳眠易覺。老吏語多虛。雨水洗荒竹。溪沙擁廢渠。聖朝收外府。皆是九天除。縣中秋宿 鼓絕門方掩。蕭條作吏心。露垂庭際草。螢照竹間禽。棋罷嫌無月。眠遲聽盡砧。還知未離此。時復更相尋。

【裴及】舉進士。為殿中丞。祥符八年。出為武功令。有政績。喜文學。及慕姚武功之為人。於是刻姚武功縣居諸詩四十餘首于石。

【種世衡】洛陽人。放兄子也。初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天聖中知武功。天性嚴明。政令皆緣人情。本土俗所行先與民約。度其可必行。始布下之。民以為便已也。乃更求民所疾苦。與祛洗之。夏人犯邊。自新平以下。時被屠掠。民洶洶莫能自保。或欲避南山嵓僻宕。

世衡集僚佐父老告曰。所以戢變我者。徒以民未習戰。騎射饑寡爾。顧關中人何有難是者。於是選其子可教者數千人。置標的。與子弟約束騎射。乃鑄金錢。懸標的上。令曰。中錢孔者以錢予之。初三四人中錢孔。各予一錢。數日。則三四十人中錢孔。再踰月。則數百人皆連中錢孔。故當時稱武功人無弗善射者。世衡之所教也。初武功人數拒吏治。吏苦于追集。世衡曰。官慢令易信。故百姓不就。此長吏之罪也。我今請易之。有所呼集。但以片紙榜其門曰。縣追某人。期某時到。追者即持所榜趨縣。毋後期者。其威信在人如此。至今猶傳之。後置制環慶。鄜延邊事。皆有奇績。官止東上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卒贈成州團練使。羌人朝夕哭臨者數日。清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王頤爲大理丞治平中選武功令。端重該博。治有良績。以縣故有

得有武功
令治飛劉
見司馬文
正公集

姚武功詩刻。久且蝕矣。廼更以五體書刻而識之

高士徹 開封人。爲令有治績。遷監察御史。後復貶知縣事。已而復遷御史給事中。官至御史大夫。

呂義山 蘭谿人。擢進士。初爲涇陽主簿。遷知武功。百姓親之。後遷監察御史。至戸部侍郎。

錢秉 淮陽人。知武功。愛民愼罰。民畏之如神明。私無敢犯令者。三年卒于官。

李宗 大梁人。舉進士。爲鄜州。歷岐山武功令。所至有政聲。後知慶陽卒。

趙茂曾 洛陽人。先爲壽春令。建中靖國元年。知京兆府。孫覽奏[illegible]武功。崇寧元年春始至官。用法平恕。三年治成。百姓感服。

孟通 陽翟人。以仁厚治縣。號爲得體。民樂其用。修繕城郭官署學

梭。不刑一人。人趨事赴工。唯恐有不悅也。官至諫議大夫。

劉韐 汝陽人。大觀四年知武功。蒞政不苟。行已治事。以身爲先。時民感焉。詳見游靖碑。

張山甫 偃師人。熙寧間。除武功主簿。時朱光庭簿萬年。程伯淳簿鄠。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傑焉。與張子厚善。故武功因有子厚綠野亭。

光庭字公掞程子門人

元 王君 志失其名。世祖至元中爲武功令。建置廟學。工欽成。擢行臺掾去。

杜淵 長安人。繼王君知武功。能繼成王君之事。

明以前職官與明初知縣相接有耿部督一閱覽成句本

明 興有 耿忠者。鳳陽人。長興侯從弟也。洪武九年。詔統鳳陽軍萬餘人。屯戍關內。而居趨于武功。號令嚴明。士毋敢易。暇日。問俗廣教。民忻忻興禮讓焉。學校城郭。皆所營置。旋師之日。父老送者以

將知縣一十七人總叙亦是與前代職官分別處法本史記須彙傳列二十七八事具齊插迴環分合伏露之法可作一大傳讀能令人稱其意亦賢矣志而不志是盧為法然亦非不能忘者迴顧天然有平政只

數萬計。民至於今猶稱之曰。耿三官人云。終都督僉事。浙西子曰。耿都督非武功吏。以有治及武功。故予得載之焉。

知縣自建置初至撰志時。得之于故志及父老所談說與所身見者。二十有七人。具以所聞者。稍剟其行事。

嚴祀 鳳陽人。洪武初除。故志稱其臨事簡。愛民誠。然官署學校與壇壝祠廟皆所創作。草昧更革之際。而能如此。則可以知其志矣。

賴禮 南康人。第進士。除知武功。故志稱惠焉。

宮廷 靜樂人。有明政。予少時。於父老聞其事實。今志之矣。終九年無纖過去。

曹俊 靜樂人。父老云。其行事無忝於官。亦九年去。

蘇孝 澠池人。正統時除。有平政于民。民德之。嚴公以後。凡言知縣者。無以加蘇公也。然善廉克謹。事無小大。無敢忽。即不怒。民無弗

是不作意將嚴公以下五人總一筆用嚴公贊蘇公即借蘇公顧嚴公法妙

事迭誕而文獨佳

民不耐煩官却耐煩故事無留滯

仁厚有禮四字擴而究之即古之循吏也

歲。朔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妣。故志載。禱神。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信哉。今可以附見其徵細正統甲子。當鄉試。蘇公夢神人告曰。汝縣合舉二人。明日。卒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鬮。以二花字內之。曰。得花者舉。已而李紀張翺得。後果二子得舉。

鬮音鳩。拈鬮取也。內與納同。

寇如圭。宜賓人。性剛毅明辨。遇事而決。無有留滯。嘗曰。細民何可令耐煩。如許。九年致仕去。民咸思之

劉忠。河內人。爲人仁厚有禮。凡所施行。務存長者。民服其教。毋忍私違也。嘗值歲旱。聞太白靈湫。身往禱之。或以山多險氣。恐其羸憊。冒暑。則有他咎。止之不聽。卒致湫來。雨隨至。各沾足。其所未至則絕無涓滴。百姓迎勞道左。以數萬計。見雨來則爭以雨具授公。

民心易感如此

三人合傳又廻顧劉公以上七人無惡聲亦難

治尚整肅非有德者不能政無冗是知大體者精粹語讀者當熟玩之

公唯去曰此神既我民者我何可褻易不撤九年致仕去老幼婦子哭送扳號者不可勝數評曰民可以誠動不可以詐掇其言豈不足信哉。

李玉 江西人。

裴英 沁水人。

孟王 大名人。三子者。雖少不逮前數公。要其無惡聲云。

邊鐸 襄城人。善焉。尠威儀以贓罷去。

尠與鮮尟同。

劉夔 盧山人。美儀宇。治尚整肅。民敬畏之

高遂 繁峙人。爽慨明允政無冗焉。

張宏 內鄉人。成化中除。爲政嚴毅有斷。凡所約束。民畏之猶鬼神。嘗曰。守令之職。治民事神而已。治民弗以禮教。是棄民也。事神不

言行相頭書于是

時成化十八總下陰語正延頭簷前故處

能獨潔職業。雖誠然。猶慢也。夫刑罰以禁姦止邪。或加諸無辜。則何以訓方來。故其行事。皆於言。毋少戾矣。予少時。聞長老談述張公之事。則私自識記。爲政有綱紀文章。若張公其庶幾乎哉。後乃以誹罷去。至今咸以爲冤。成化時。知縣。能顯名。久遠者。顧獨有張公。

成化時知縣。謂寇如圭至王翼十二人。

劉翼介休人。朴魯無威儀。乃爲百姓傲。咸盡腫面歸。則死諸塗中。

陳潤泗水人。好俠。喜用計數。民初亦易之。然能先人急難。仗義有口。成化甲辰歲大饑。民相食。流移者十已六七。潤集父老豪桀垂涕告曰。潤雖不才。倘賴倉有餘粟。可以活父老子弟。今悉去將安舍之。況父老素無貲蓄。一旦他委溝壑。何若死首即乎。於是發倉[illegible]士大夫百姓賴以活者萬計。而其家實不肯私內一錢[illegible]

縱盜賊不□□不嚴

尊禮士大夫正是賢禮自處

知政要矣

盜賊恣横屬豪傑者四捕之雖東新立磔諸市由是比縣亦無盜矣乃喜怒亡常遇士大夫或尊禮已甚即又嫚駡無忌已即又詳若未嘗駡者故士大夫多不直云官至應天府推官。

王翼遼東人成化末除寛易善謔好遇士大夫必尊禮之焦上村逆旅主人陰殺旅人匿其貨置屍遍滿數非翼悉發治之時以爲能。

王王祥符人弘治二年除目盲不能任事居兩年以憂去。

宋學通字文淵湖廣永州人弘治四年除善治威儀與人接言笑一無所茍左右雖久侍莫能揣摩意向性獨潔謹守畏法令嘗曰政在去其所害而興其所利爾他皆細故雖多毋足校也於是極意砥礪至里老書算與諸在官人終其官莫得民杯酒者矣諸賦役事期在均平或百方籌計善奸極巧之人毋能肆其貪緣呼集

盡職不為毀譽所易是有定見者

仁者之言

眉插第二十六八無

公事簡約省易止責諸直年餘盡蠲筆亡擾地里遠近皆有定約故卒亡後期者又喜勸勵學校日自督責諸生諸生即有所毀譽心不以易也曰我職蓋若此后稷祠綠野書院皆所創建民歡忻向工若趨綯塗居九年以誣罷去人莫不冤之然益可以證其行事矣許西子曰予為生員時宋侯執守莊嚴蓋凜凜不可易云有貴勢者得罪人之路以宋侯與善也託解之焉侯卒不肯或曰此不可失歡者公升止旦夕倘弗利柰何侯曰彼良善無辜而死覬有以雪之今予明知其事又苟且弗決是上負邦典下負無辜鬼神謂何竟坐法不少貸後所以成是誣者此貴勢陰為之論宋侯去後遺法故行中才之吏取而行之亡弗效者至正德十二年始盡變無有矣語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行之非艱守之為艱豈不誠然乎

能近人情者卽良吏也

怨將第二十五人預透一筆不測

有主意固好視公私何如耳

党茂 忻州人。弘治十二年除。性淳篤質直。而善緘默。御吏治民不責於人情之外。事亦行而已。中吏剛正不畏强禦。譽來不喜。謗至不怒。有長者之道焉。當路者以爲才劣於縣。改渭源。檄至。嘅然委任以去。人至今稱其賢。茂後九年而有濮劉氏。益表表然長者也。

歐陽讓 吉水人。弘治十五年除。能揣摩事體。凡有所施行。惟所私計。計定卽塞耳噪於前。佯唯唯耳。卒不以易也。事小大多寡。亡有與吏一語者。吏饒懽慧給辯。莫能窺識所指。故吏皆殊髴。浸潤者終其官羅費無紀。貲不能銷致一錢。嘗自言曰。已旣不能廉。又使人分虐下民。此何爲者。去之日。民亦無有怨者。

王志 遂州人。弘治十八年除。尋以憂去。改南鄭。遷金州知州。

谷鍾仁 字壽卿。臨潁人。正德元年除。有奇志。喜張大炫耀。凡所施

好賢樂士其人之賢可知

如此存心不枉讀了民之父母一句

民不可先事久勞此[illegible]不可[illegible]

設帷恐人弗駭異也。中頗好賢樂士。暇則延士大夫。置酒高會。賦詩言志。其樂陶陶然。其意翛然。非僅僅刀筆所拘縶也。再踰年。以憂去。

崔傑定州人。正德四年。自鳳翔丞遷。未幾以病罷去。

劉紹字繼芳。濮人。端謹誠篤人也。正德五年。除有書手作弊。紹置治之。踰月。書手死。其家人誣以為杖死也。舁其屍來。請金為葬費佐怒。欲治之。紹不肯。曰。人死杖下者。宜不少。設果非病死。吾為民父母。何忍其死無葬也。於是以金予之。哀矜惻怛。猶數月未平也。紹在官。當途者咸禮重已甚。而君已治民。乃一切以長厚臨事。又能鎮靜固躁。壬申癸酉之際。蜀漢有警。西征將士供億不可勝冗。他縣皆先期飭備。人不堪命。而至多弗稱。紹待其至。始徐為之。民不知勞。而士皆稱足。曰。民不可先事。久勞人情。勞久則逆散

其爲川也與人無閒言接士大夫恭而有禮公私宴會輙引飲不辭即甚醉益從容不放閒於未嘗出一妄言十二年以病告歸小大一誠終始無媿古稱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蓋紹之謂也至其犯而不較毀譽不形雖故稱長厚者亦未能或之先也

孫昌字敬宗陝州弘農人正德十二年除明年有憂報至即日解印持喪然貧莫能歸昌因士大夫告巡撫公巡撫公乃移檄縣吏約爲治行典史張進者陰狡無狀人也適代署縣事新與昌忌昌曰若爭典史治吾事吾亡行之日也於是索其派戶來自治之或多所低昂民由是益不直昌或怨言矣進又妄把持昌至指爲譚闕不得行士大夫以理喻之始已易曰苦節不可貞貧蹇屯之之際誠已難居者哉

馮璋字玉仲遂寧人正德十三年除

筆法何等簡爭

縣丞十人一傳典史七人一傳得體

事雖不經亦足示戒若庸手爲之則可哂矣

縣丞有襄陵賈盛。南陽寇銓。蜀蔡華。田濟。項城魏信。任邱劉琮。汾州呂彥士。鄧州劉欽。清平王江。惟銓信終九年去。而彥士能禁輯強橫。凡所施行。捷於影響。有機辯。人咸畏之。雖廉介不足。亦一時之能吏也。居三年以憂去。欽繼之。能道說法令。有犯者。雖過誤。悉按法不少貸。今有劉泉。鈞州人。正德十二年自三原簿遷。

典史有董英。常泰。郭自經。黃廣。劉英。張儀。張進。董英。沁人。有才畧。民敬畏之。及罷去。猶服用。毋敢後也。黃廣。藁城人。與宋侯同時。宋侯恒用之。二董之後。畧無足觀者。張儀。儀封人。刻薄狡險。善虐其民。取之極骨髓。及詣百姓。則曰。吾爲吏廉。士大夫不知也。即有弗廉。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嘗使我父子橫死同日不踰年。果父子同日死北兵。祇候儀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鎖突入儀寢。兵以爲同事者。俄傳儀子死兵。亟尋持鎖者。內無有也。乃儀

且起郎廷學亦郎是教無少意是學到自然處也□以教人丙請能盡其學

亦暴死日中。張進固安、八科索歲無虛日。民不能堪也。乃盜殺
不悛。至長吏不敢制。或有所不稱。數持刄擊令丞户。竟狠百種詈
令丞。夜以繼日。毋有倦也。孫昌爲令時。進以私賕舉發。已逃去一
年。皮覘知定姦。乃復來。矜其遁久且貧。委曲與收。俾治事。及昌
要去。乃更以虛妄把持　明年。御史行縣。汰去夫進。視儀其惡。其
不少也。顧其報獨淺於儀。何哉。

教諭有謝茂實。當順人。性嚴重。不苟爲笑語。日雞鳴而起。寒暑
雨無少怠。是時士習尚俠　重武後則多畏懼。不敢肆矣。
楊春。安岳人。勤以教人。而　嚴以守之。士畏敬感激。無異其存日。
王文。解人。頗以剛毅自居。　善忌多疑。所私比者往往陰中人過
失。文郎以爲謗已。輒嫚罵　已。以此士多不直。或怨懟矣。
林士雲。邛人。勤學善教。歲無　暇日。陳潤知縣時。有所會集。僚佐及

獨易之只是無所求於後

諭說蒙日無倦是講學

教人惟恐弟皆賢此賢者之心也

是庵楊公一時也王公雲鳳號虎谷山西和順人

□後師也□生

諸學官。或不敢正目。而士固獨易之。陳亦不以爲慢已也。九年。致仕而去。

劉相。成都人。性樂易有容。喜講說。終日千萬言無倦也。又克勤善教。士多愛之。後累遷唐府右長史。

曹山。字東陽。蜀榮縣人。性警敏。有學。善問辯理道。教人懇懇惟恐。弟皆賢也。當是時。士習同趨實。不浮靡放恣矣。曹先生繼林劉二君。而造詣更邃。故士益趨於學。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蒲西子曰。曹先生時。余正爲生員。親與其教。其同時有趙先生爲訓導。是庵虎谷兩君子。又躬自督責士之道際。已過盛矣。故宜其汲汲於學也。曹先生後至工部員外郎。

俞鼎。字伯器。洛陽人。能使諸生亡一犯所令。至號整齊。六年。遷安知縣。有政績。尋改成都。再遷□□行太僕寺丞。

[illegible]百年[illegible]令人[illegible]之如在其善教爲何如

能約束諸生可以徵新學矣

文傑號桂高小保貞吉[illegible]

恣縱者非嚴楚二物不能化也讒讟遴先生三字壹畓用之妙筆也從史記平

金嘉玉字廷獻富順人正德十二年補除訓導字善者楚人也有盛德克勤善教今去已百年而人思之如在後又有曲沃人田禮曲新二子皆有令名其萊蕪人張顯孟人張憲泌陽人曾文蜀人周直不聞其行事故無能述焉

金鼎字大器榆次人頎貌偉容博學善辯以條理約束諸生故諸生毋敢違者日坐齋室心休休焉亦知其卑官矣

趙文傑字士英內江人性介無遂闕訴而甘貧嗜學寒暑顛沛不少易也初來時察諸生皆可教乃殫盡心力敢後者則痛撻之諸生方喜恣縱自得故亦多私怨怨讟趙先生者趙先生乃不嫌其怨讟已頗督責益嚴時遂庵先生以綠野書院新成士就學者日廣方遴擇學官知無如趙先生者於是以趙先生主綠野書院趙先生益自砥礪故諸生至今能趣向於學焉（以上正傳）澥西子曰昔余爲諸生嵩（是論贊）

原君傳毛先生得來始經之而恭心歷焉此其所以爲對山歟

志於教諭訓導以先生稱者三人曹先生山趙先生文繼陳先生厚也

趙先生顧獨愛余。特厚爲貢余。余時視科舉績學若秋毫浮烟。以趙先生爲厲已也。或數槌之。趙先生乃遂讐視余。而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然趙先生意在研精覃思。以成余之恢廓也。顧予卒莫其指意。今夷思其行事。默數其所恒艱其何能彷彿趙先生。孟子曰。執德不回。非以干祿。蓋趙先生之謂矣。後趙先生遷雲夢知縣有悍民。趙先生力黨徙之。後竟以其黨所陷。罷去。此故成敗之際。何可論趙先生也。

陳厚字熙載。合州人。承諸先生之後。其學又富贍可師也。故諸生咸愛敬之。其同時有王廷麟宜陽人。後又有建昌李咸蔚州張仁然安能若陳先生者。今有楊鏞榮河人。

醫雖小道。然有足觀者。其表表然顯名于時。若扁鵲倉公。刻諸遷史。況郡縣乎。今得其二人。附宦師之末。楊珣長安人。以名醫召入

太醫院授武功醫學訓科診治殊驗所著有傷寒撮要針灸詳說行於世。康佐余從祖也。以醫推擇爲訓科。善方脈能與病者踰年决死生。歷千百八。亡一謬者。有醫問三卷雜治畧五卷診法一卷

診音軫。候脉也。

